

风物咏

霜打荠菜鲜

蔡华先

民间与荠菜有关的俗语很多,比如“春食荠菜鲜”“三月三,荠菜当灵丹”。描写荠菜的古诗词也很多,比如辛弃疾的“春在溪头荠菜花”,郑板桥的“三春荠菜饶有味”。这些俗语和诗词很容易固化我们的思维,以为荠菜只能在春天里采摘,以为只有春天里刚萌发的荠菜是最鲜美的。在很多人眼里,也就把挖荠菜当作清明前后踏青出游的必备项目之一。

的确,作为春之使者,荠菜是第一批在春天冒头的野菜,被人们称为“报春菜”。这个时候的荠菜,也是春日里大自然最好的馈赠之一。因为这时的荠菜蓄积了一个冬天的雨雪滋润,得天地之精华,正是生长的最佳季节,是最鲜嫩的时候,味道特别好,有人因此评价说荠菜是“春蔬第一鲜”。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秋来荠菜自芳菲。真正会吃荠菜的人都知道,荠菜两头鲜,深秋初冬时节的荠菜也是非常肥美的,其肥美程度不亚于春天的时候。

天气预报说很快就会有较强冷空气到来,而且很可能伴有降雪。于是周末趁着天气晴好,来到樱桃园里,采挖今年的最后一次荠菜。

正是初冬时候,昨晚一夜晴空,樱桃园里一地霜华。樱桃园里插空栽种的茄子、辣椒等经过几番霜打,早已失去水分,见此情景,我不由得想起一句俗语:霜打的茄子——蔫了。

当然,我此行的目的在于荠菜,对于被霜打的茄子、辣椒也没有太多关注,而是专心挖我的荠菜。

因为秋天的时候雨多,水分足,樱桃园的荠菜长势很好。刚刚经过霜打后的荠菜,颜色比平时发生了些许变化,由原来的周身鲜绿,变成了部分叶茎呈暗紫的颜色。

挖荠菜,最好是连根一起挖出,而荠菜的根扎得比较深,所以挖荠菜的时候,最好是使用一种专用工具,握住把手,使劲往土里斜插下去,再向后一使劲,深入土里的部分反方向向前翘起,一根整株的荠菜就挖了出来,拾起荠菜,略微抖一抖,荠菜根上附着的泥土就会乖乖掉落。

很快,就挖了一袋子的荠菜,提着挖好的荠菜,来到小河边。河水淙淙,清澈见底,将挖好的荠菜倒进水里,用手轻轻搅动,让荠菜上附着的泥土沉进水中,再捞起来,放进袋子里。

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邻居正拉着一车大白菜回家,忙打招呼:白菜长得不错啊。

是啊,今年雨水好,白菜长得挺壮实,再加上这几天叫霜一打,就更好了,霜打白菜分外甜。

回家之后,将初步淘洗的荠菜摘净枯叶,用清水再次淘洗干净,投入沸水略一焯烫,荠菜那碧色瞬间被唤醒,鲜亮得直逼人眼。烧上一锅荠菜汤,包上一锅荠菜烫面包,那口感,感觉比春天的荠菜更加肥硕鲜嫩,同时还有一股甘甜味。

怪不得人们常说荠菜两头鲜,霜打的荠菜就是鲜。

正在感叹时,忽然想起了邻居说的那句话:霜打白菜分外甜。

霜打的白菜甜,霜打的荠菜鲜,这其中莫非有什么联系吗?

都说寒霜肃杀,霜降杀百草。一片寒霜下,百草枯黄,连茄子、辣椒都被霜打蔫了,为什么白菜、荠菜不惧霜打?

于是上网查阅一番。原来,蔬菜,也包括野菜,可以分为耐寒和喜温两种。一些抗寒性差的蔬菜,在经霜打后,自身水分就会冻成小冰晶,白天冰晶融化后,就会造成蔬菜缺水发黄,茄子和辣椒就是如此。而白菜和荠菜,则比较耐寒,而且经过霜打之后还会变甜。

这其中的秘密就在于其内部淀粉的转化,这也是它们在长期演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应对寒冷的抵御措施。霜降过后,天气逐渐变得寒冷,部分蔬菜,也包括一些野菜为了抵御寒冷,体内的淀粉会在淀粉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蔗糖、葡萄糖和果糖等可溶性糖分,所以吃起来也就有了甜味。这些糖分不仅增加了蔬菜的甜度,还使蔬菜的细胞液体冰点下降,从而增强了其抗寒能力。

霜打菜由来已久,早在两千年之前的西汉,就有“芸薹(萝卜)足霜乃收,不足霜即涩”的记载,“浓霜大白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菜心甜。”白居易这首诗以极其平民化的语言揭示了经过霜打后的白菜更甜更可口这一现象。这本是植物迎冬、抗冻的自我保护,却意外使人们收获了更佳的时令风味。

万物同理,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曾国藩曾说:“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既如此,人生于世,面对各种风霜雪雨,又何惧之有?何不坦然相迎?

雪葡萄

林春江

冬至将至,寒意愈盛。蓝天不再澄澈,丝丝缕缕的青烟给她蒙上一层若有若无的轻纱;虹藏不见,万物冬藏,山峰萧瑟褪去绿色盛装,清波潋滟泛出森然光芒。在这寒意凛冽的时刻,心心念念的,不是那皑皑白雪,不是那红红火炉,不是烤得焦黄软糯的红薯,而是雪葡萄,冰冰凉凉而又甜甜蜜蜜,入喉的一刹那,仿若在冬天享受到秋日的绚丽和春天的灿烂。

老家庭院西南角曾经种植了一株“巨峰”,虽然委屈在角落一隅,却是毫不在意,恣意生长,主干遒劲弯曲,枝丫纵横,绿叶葱茏,待到黄绿色的帽状小花凋谢,米粒般的小葡萄悄悄从叶子里探出头,春风吹拂,几天时间,就膨胀成一串串青色的绿葡萄。彼时,很喜欢和哥哥在葡萄架下下象棋,捏一枚棋子沉吟,一片绿叶悠悠飘落,拈起来,凝视它,脉络清晰,缺口宛然,不到秋天,为何却掉落呢?探头仰视,却发现一只肥胖的虫子蛰伏在细细的枝条上,贪婪地啃食嫩嫩的绿叶,站起来,捉住绿色的虫子,它扭动着肥胖的身子极力挣扎,一缕阳光照在它身上,晶莹透明。

那个时候,葡萄树的后面还栽植了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也不知什么时候就伫立在那儿。枝繁叶茂,魁梧挺拔,风吹过,唰唰地响,极像淅淅沥沥的雨声。喜欢跑到平房上,梧桐树宽大的绿叶遮住半边平房,暖暖的阳光透过婆娑的树叶,洒下斑斑驳驳的树影,细细碎碎的样子。紫盈盈的小钟似的梧桐花仿若一个个略施粉黛的少女,在暖风中手牵着手,舞动裙裾,搅起一阵阵香海甜波。摘下一个来,揪掉纤细的花蕊,吮吸花蜜,甘甜如饴。坐在树荫下,望向远山,雄伟苍凉,黛青色的山峦总会引起无限遐想。

梧桐树宽大碧绿的叶子逐渐变黄,随着秋风在空中蹁跹。南飞的大雁首尾相衔,鸣声悦耳,在空中留下美丽的诗行。葡萄树上挂满了一串串紫黑色的“巨峰”。色泽黑亮,饱满圆润,一嘟噜一嘟噜的,诱惑无限。每次上学经过葡萄树下,我都偷偷摘几颗塞进嘴里,稀甜稀甜,回味甘醇,心里面盛满了愉悦,蹦蹦跳跳地飞到学校。放学后跑回家,进门先窜到葡萄树下,踮脚拽几颗葡萄吃,母亲怕我捣坏葡萄,提前给我剪一大串,用清水洗干净,盛在白色的海碗里,递给我吃。我端着海碗,坐在葡萄树下的灰色小马扎上,摘下一颗颗水灵灵的紫葡萄,塞进嘴里,软软的果肉,甘甜的汁液,爽滑可口,清新怡人。抬起头,浓密的绿叶中,依稀窥到挺拔遒劲的梧桐树,温煦的阳光透过参差错落的枝叶,柔柔地铺洒在我身上,切下不规则的光影,我的心里,平安喜乐,也许,那是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刻。吃完后,母亲会笑着让我给街坊邻居送些葡萄解解馋,我接过小篮子,笑嘻嘻地跑出门。成熟的葡萄,母亲不让我们吃光,总要留几串,说是等到下雪了再吃,别有一番滋味。

那些在寒风中摇曳的葡萄,渐渐萎缩、干瘪、风干,仿若失去了生命力,那曾经的光鲜亮丽不再,像一场绮丽的梦。第一场雪在夜晚悄然来临,待到雪后初霁,走进庭院,但见几串葡萄裹着白雪,傲然于凛冽的寒风中,拂拭白雪,扯掉一颗雪葡萄,触手冰凉,我打了个寒噤,往昔的饱满圆润,蜕变成如今的黑紫干枯,似乎只有一层皮,拈起来放进嘴里,冰凉沁人,咬开表皮,顿觉一股迥异的香甜,芬芳齿颊,甜蜜心怀。失去了软糯甘甜的果肉,浓缩成冰冷的精华,我想,那是岁月的沉淀,是雨雪的洗礼,是风霜的镌刻,是默默的坚守,才换来飞雪中的芳华。或许,唯有在苦寒中咬牙默默隐忍,才会收获冰冷中的一丝甜蜜。人生,不也是这样吗?

文化资讯

听王秀梅解读文学中的地理学

本报讯(通讯员 刘颖)近日,芝罘区作家协会联合鲁东大学人文学院,特邀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烟台市作家协会主席王秀梅担任主讲人,举办“文学中的地理学”文化惠民讲座。本次活动由莱山区作家协会、芝罘散文协会、芝罘诗歌学会协办,近两百名文学爱好者和大学生参与了这场文学交流活动。

在近两小时的讲座中,王秀梅以深厚的理论积淀与丰富的创作经验,从多个维度对“文学中的地理学”展开系统阐释,与参加活动的人员展开交流。她融中外文学经典与个人创作实践于一体,生动解读了作家如何将地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情感温度与文化记忆的文学场域。她寄语胶东作家立足本土、放眼广阔世界,在地域特色的深耕与人类普遍关怀的书写之间寻得创作的精准平衡点。

此次文化惠民讲座搭建起学校与文学团体交流的桥梁,不仅有助于拓宽写作者的文学视野,更能切实提升其创作实践能力,让芝罘山海故事从自然地理空间转化为独具魅力的作品。

诗歌港

雪落的夜晚(外一首)

赖玉华

雪落的夜晚,适合
将自己寄存在往事里
对一盏灯静坐
备好满屋的暖意——
等来眼眶,慢慢涨潮
而你在蔚蓝的梦里

陆上的灯盏,雪中
如远方忽明忽暗的星群
我用思念丈量
陆与海之间
并代你亲吻那些
被浪抚平的、未说尽的回响

冬日辞

隅园的荒草又矮去半寸
落叶如访客,坐在树下交谈
孩子们忽然跑过,像沸腾的韵脚
为我的新诗,长出
鲜绿的枝丫
田野摊开成巨大的宣纸
奔跑的阡陌,静立的山脉
都在等待一笔比一笔更淡的时光
芦苇丛举起雪白的芦花
——这冬日最后的印鉴
轻轻落在我颠簸的衣襟上